

林待秋/编著

论语

下篇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论语

下篇

林待秋/编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语. 下篇/林待秋编著.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1.1

格鲁伯国学诵读丛书

ISBN 978-7-307-08214-4

I. 论… II. 林… III. ①儒家 ②论语—青少年读物 IV. B222.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83657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责任编辑: 方 晴

责任校对: 程胜利

版式设计: 卢文迪

出版: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发行: 武汉格鲁伯语言文化有限责任公司 (430074 武汉光谷国际企业中心宏宇楼302室)

(电话: 027-87773552 电子邮件: books@globepress.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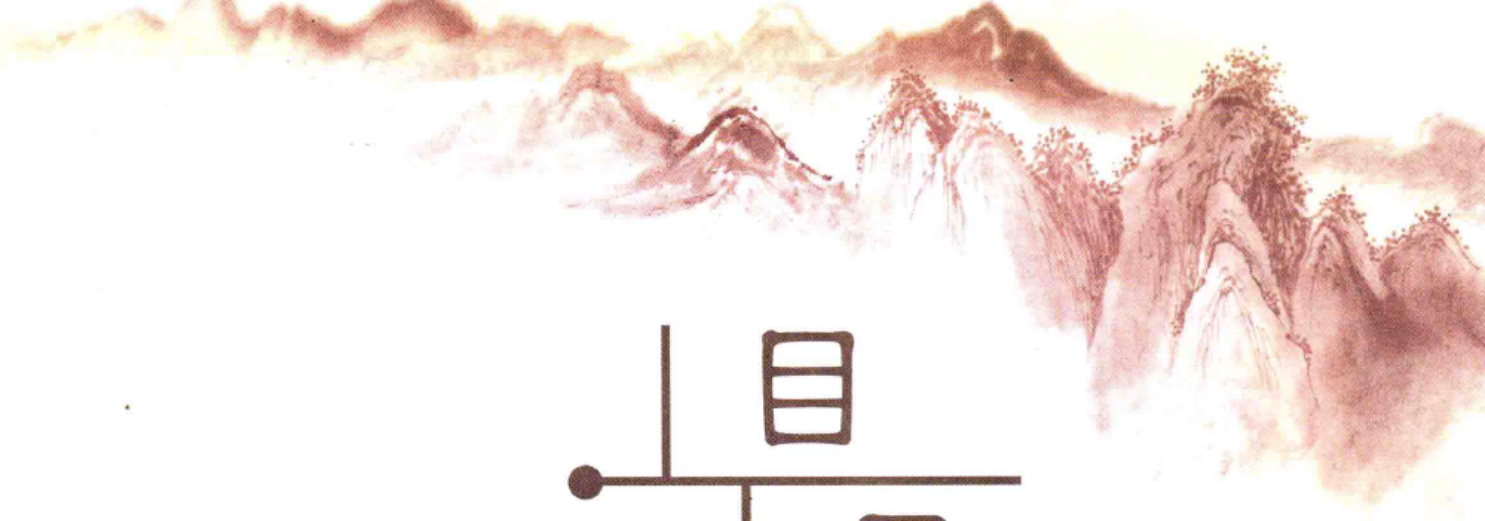
印刷: 武汉贝思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开本: 880×1230 1/16 印张: 5.25 字数: 125千字

版次: 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08214-4/B·284 定价: 14.80元

策划: 格鲁伯儿童大学研究院 武汉大学语言文字教育研究中心 网址: www.globepress.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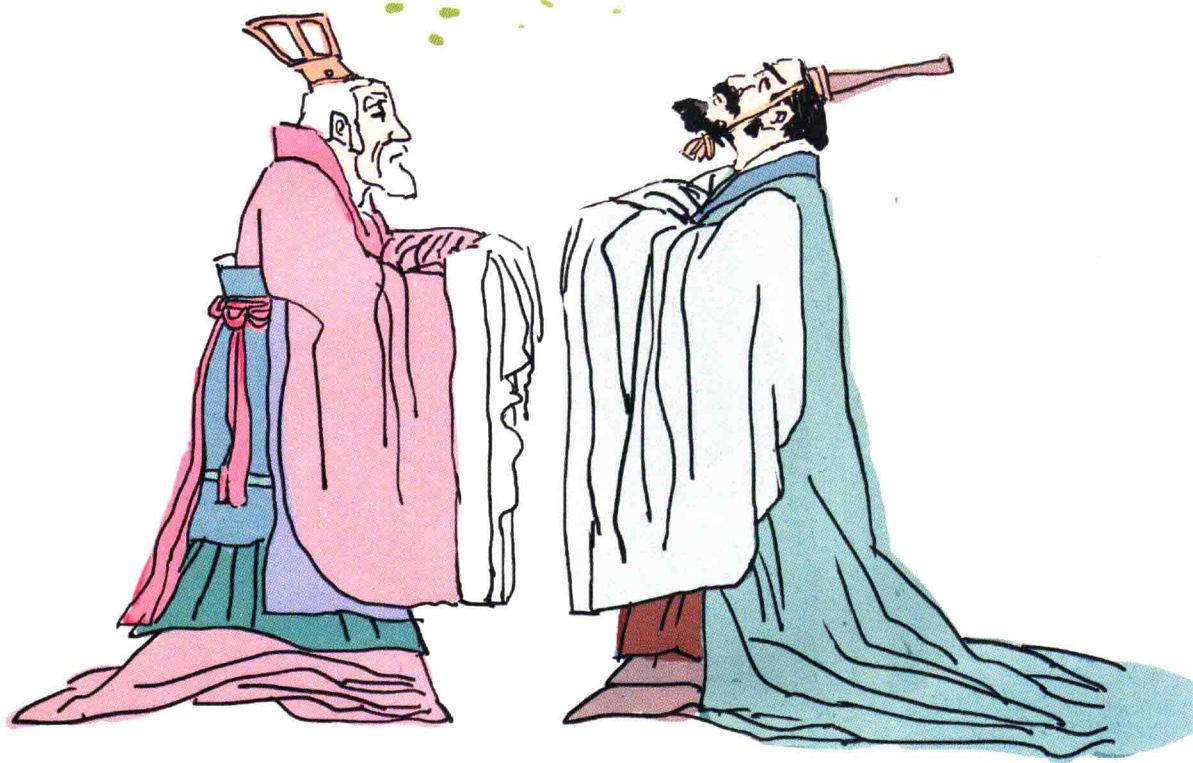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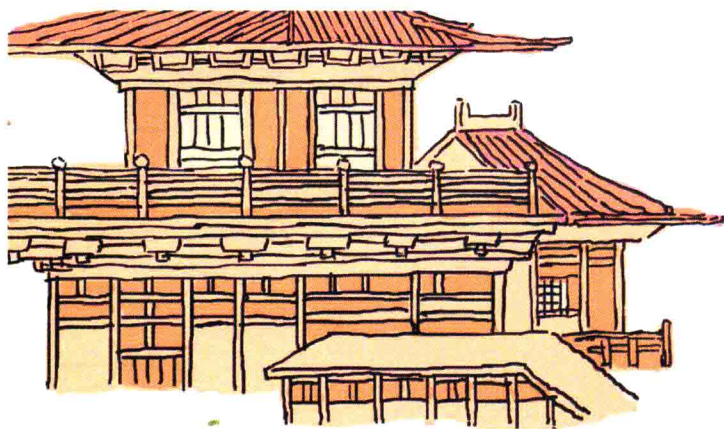
目

录

第一课	先进第十一（上）	3
第二课	先进第十一（下）	8
第三课	颜渊第十二（上）	13
第四课	颜渊第十二（下）	17
第五课	子路第十三（上）	21
第六课	子路第十三（下）	25
第七课	宪问第十四（上）	30
第八课	宪问第十四（下）	35
第九课	卫灵公第十五（上）	40
第十课	卫灵公第十五（下）	44
第十一课	季氏第十六（上）	49
第十二课	季氏第十六（下）	53
第十三课	阳货第十七（上）	57
第十四课	阳货第十七（下）	61
第十五课	微子第十八	65
第十六课	子张第十九（上）	70
第十七课	子张第十九（下）	74
第十八课	尧曰第二十	78

论语 (下篇)







先进第十一(上)

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

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

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

子曰：“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

南容三复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季康子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

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

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

颜渊死，子哭之恸。从者曰：“子恸矣。”曰：“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

颜渊死，门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门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闵子侍侧，阊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鲁人为长府，闵子骞曰：“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子曰：“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门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

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

“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

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

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

【大意】



孔子说：“先学习礼乐而后从政的人，是普通百姓；先有了官位然后再学习礼乐的人，是所谓的‘君子’。如果我选用人才，我就选择先学习礼乐的人。”

孔子说：“跟着我在陈国蔡国一起受困的人，现在都不在我身边了。”

德行好的有：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善于辞令的有：宰我、子贡。擅长政事的有：冉有、季路。通晓文献知识的有：子游、子夏。

孔子说：“颜回啊，不是对我有帮助有启发的人，他对我说的话没有不心悦诚服的。”

孔子说：“闵子骞真是孝顺呀！人们对于他的父母兄弟称赞他的话，没有什么异议。”

南容反复诵读：“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孔子把哥哥的女儿嫁给了他。

季康子问孔子：“你的学生中有谁好学？”孔子回答说：“有一个叫颜回的学生很好学，不幸短命死了。现在再也没有像他那样的了。”

颜渊死了，他的父亲颜路请求孔子卖掉车子为颜渊买椁。孔子说：“不管才能如何，总归是自己的儿子。孔鲤死的时候，也是有棺无椁。我也没有为了买椁而卖掉车子步行。因为我也当过大夫，不可以步行。”

颜渊死了。孔子说：“唉！老天要我的命啊！老天要我的命啊！”

颜渊死了，孔子哭得很伤心。弟子们说：“您太伤心了。”孔子说：“我太伤心了吗？我不为这样的人伤心，还为谁伤心？”

颜渊死了，弟子们想厚葬他。孔子说：“不可以。”弟子们还是厚葬了颜渊。孔子说：“颜回呀，你对待我就像对待父亲，而我不能像对待儿子一样对待你。不是我要这样，是弟子们干的呀。”

季路问如何侍奉鬼神。孔子说：“不能侍奉人，怎么能侍奉鬼神？”季路又问：“那么冒昧再问死是怎么回事？”孔子说：“生的意义还没有明白，怎么能知道死的意义？”

闵子骞侍立在孔子身旁，一副和悦而温顺的样子；子路是一副刚强的样子；冉有、子贡是温和快乐的样子。孔子很高兴。但孔子又说：“像仲由这样，只怕会不保天年啊！”

鲁国改建国库长府。闵子骞说：“就像原来的样子，不好吗？为什么一定要改建呢？”孔



子说：“这个人话不多，一说就说中要害。”

孔子说：“仲由弹瑟，为什么在我这里弹呢？”弟子们因此看不起子路。孔子说：“仲由的瑟已经入了门升上了堂了，只是还没有入室而已。”

子贡问：“子张与子夏谁更强些呢？”孔子说：“子张有些过头，子夏还没有达到。”子贡说：“那就是子张好一些了？”孔子说：“过头和达不到是一样的。”

季氏比周朝的公侯还要富有，而冉求还帮他搜刮来增加他的钱财。孔子说：“他不是我的学生了，你们可以大张旗鼓地去攻击他吧！”

高柴愚直，曾参迟钝，子张偏激，仲由鲁莽。

孔子说：“颜回的学问道德差不多了，但常常穷得吃不上饭。子贡不安于天命，而去做买卖，猜测行情倒是每每猜中。”



【解读】

《先进》篇是《公冶长》和《雍也》篇的延伸，这三篇都是评论学生的，各有侧重。“先进”的意思就是“先学习德行知识，然后才能出仕为官，治理天下”。在《先进》篇的上半段里，孔子提出了“先学后仕、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并以孔子最得意的一些学生，如颜回、闵子骞、冉耕（伯牛）、子贡（仲弓）、宰我、冉有、子路、子游和子夏等为代表，对他们的德行和才能进行了分析和评价。

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一名学生，他是孔子最完美的学生，最突出的优点是勤奋好学，做到了智（不光是学了而且能够举一反三）、仁（三月不违仁）、勇（最后一个从匡地人的包围中跑出来）合一。孔子认为颜回身上唯一的缺点是太尊重老师了，反而让孔子从他身上学不到什么。颜回早逝，孔子为失去这样一位杰出的学生悲痛万分。

闵子骞孝行最好，孔子曾经称赞他说：“真正的孝子啊，闵子骞！人们都认同他父母兄弟对他的评价。”他德行很好，不为功名做助纣为虐的事情，曾断然拒绝为鲁国的权臣季桓子做事；他为人温和，平时话不多，一旦开口说话就是金玉良言，一语中的。

冉耕（伯牛）是孔子学生中德行修养最高的四名弟子之一，可惜也英年早逝。

子贡（仲弓）被孔子称为“瑚琏之器”，不仅学问优异，而且文化、政治、外交和语言才能都十分出众，是学生中把道德、学问和行为结合得最好的一个。子贡曾做过鲁、卫两国的宰相，也长于经商，是孔子学生中的首富。但孔子觉得子贡经商虽然很厉害，却没有把德才用在正道上，认为子贡在这方面比不上颜回。

南容身如玉，极其注重自己的修养，所以孔子放心地把侄女嫁给了他。

子路（仲由）性格直率、勇猛果敢，而且具有良好的孝行和闻过则喜的品格，他一起追随孔子周游列国，崇敬孔子的德行，忠诚保卫老师。所以孔子感叹说，“我的主张如果行不通，就乘木筏到海外漂泊去，那时跟随我的怕只有仲由了。”孔子一直觉得子路过于鲁莽，有

“仁”有“勇”而少“智”，所以一直很为他担心：“仲由过于刚强，将来没有好结果啊！”最后子路果然杀身成仁。

宰我和子贡一样能言善辩，但仁德不足。

子张是忠、信的楷模，他出身低贱，生活上不拘小节，但非常注重德行修养，曾经把孔子讲的忠、信之道写在衣服的带子上，并且严格实行。后来孔子死后，子张广泛地传播孔子的学问，被认为具有“亚圣之德”。但子张偏激，非常鄙视道德卑下的人，所以孔子认为他有点过头了，还未得中庸之道。

子夏才思过人，是孔子弟子中文学素养最高的一个，经常与孔子讨论典籍学问。但孔子认为他智高而仁不足，所以经常敲打他不要做小人式的君子，或者被小人所利用。

子游和子夏具有同样高的文学素养，后人将他和子夏并称“游夏”。

冉有是孔子学生中智勇双全的一位，具有很高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才能，但孔子批评他缺仁少义，居然帮助权臣聚敛不义之财，所以孔子非常生气，说：“他不是我的学生了，你们可以公开地反对他。”

高柴（子羔）憨直忠厚，以尊老孝亲著称，并以身作则教育民众。他拜孔子为师后，从未违反过礼节。子路推荐高柴去做权臣季氏的辖地费地的长官，所以孔子说：“你这是害了人家的儿子啊！”



【注释】

先进：指先学习礼乐而后再做官的人。进，出仕，为官。**野人：**粗野的人，乡野平民。**不及门：**门，这里指孔子的讲课场所。不及门，是说弟子不在跟前。**昆：**哥哥，兄长。**白圭：**白圭指《诗经·大雅·抑之》里的诗句：“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意思是：白玉上的污点还可以磨掉，我们言论中有毛病，就无法挽回了。这是告诫人们要谨慎自己的言语。**鲤：**孔子的儿子，字伯鲁，死时50岁，孔子70岁。**恸：**哀伤过度，过于悲痛。**閭閻（yín）如：**正直而恭敬的样子。**行行（hàng）如：**刚强的样子。**侃侃如：**温和快乐的样子。**升堂入室：**堂是正厅，室是内室，用以形容学习程度的深浅。**柴：**高柴，字子羔，孔子学生。**彘：**刚猛。**庶：**庶几，相近。这里指颜渊的学问道德接近于完善。**屡空：**屡，经常；空，贫困。**货殖：**做买卖。**亿：**通“臆”，猜度，判断。



先进第十一（下）

子张问善人之道。子曰：“不践迹，亦不入于室。”

子曰：“论笃是与？君子者乎，色庄者乎？”

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子畏于匡，颜渊后。子曰：“吾以女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谓大臣与？”子曰：“吾以子为异之问，曾由与求之问。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矣。”曰：“然则从之者与？”子曰：“弑父与君，亦不从也。”

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曰：“是故恶夫佞者。”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子路率尔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尔何如？”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赤，尔何如？”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三子者出，曾皙后，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唯求则非邦也与？”“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



“唯赤则非邦也与？”“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

【大意】



子张问善人的行为。孔子说：“善人不踩着别人的脚印走，但学问道德也难以到家。”

孔子说：“听一个人谈论笃实，就推许他。他究竟是真君子呢，还只是外表庄重呢？”

子路问：“听到了就行动起来吗？”孔子说：“有父母兄长在，怎么能听到了就行动起来？”冉有问：“听到了就行动起来吗？”孔子说：“听到了就行动。”公西华说：“仲由问‘听到了就行动吗？’您说‘有父兄在’；冉有问‘听到了就行动吗？’您说‘听到就行动’。我被弄糊涂了，所以想问明白。”孔子说：“冉求总是退缩，所以我激励他；仲由勇猛过人，所以，我约束他。”

孔子被围困在匡地，颜渊最后才逃出来。孔子说：“我以为你死了。”颜渊说：“您还活着，我怎么敢死呢？”

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以称作大臣吗？”孔子说：“我还以为你问别人呢，原来是问仲由和冉求啊。所谓大臣，是指辅佐国君以仁道治国，如果国君不接受这样的做法，就不去做官。现在，仲由与冉求，可以称作有能力按上级要求办事的普通臣子而已。”季子然问：“那么，他们会一切听从上级吗？”孔子说：“如果是杀父与杀君的事，他们是不会听从的。”

子路让子羔做费地的长官。孔子说：“你这是害人家的儿子啊。”子路说：“有老百姓需要教导，有社稷之神需要侍奉，为什么一定要读书才算是学呢？”孔子说：“这就是我讨厌花言巧语狡辩的人的原因。”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陪孔子坐着谈话。孔子说：“我比你们都大一些，不要因此就不敢说话。平时总是说：‘没有人了解我！’如果有人了解你们，你们怎么办？”子路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有一千辆兵车的大国，夹在其他大国之间，外面有军队侵犯它，国内人民又食不果腹。我来治理，只要三年，可以使大家人人勇敢，个个懂道义。”孔子微微一笑。又问：“求，你呢？”冉求回答道：“方圆六七十里，或五六十里的国家，我来治理，只要三年，可以使老百姓衣食富足。至于礼乐教化，只有等贤人君子来修明了。”孔子又问：“公西华，你呢？”公西华回答道：“我不是说我已经有能力做了，但我愿意学着做。祭祀和诸侯会盟时，我愿意穿着礼服，戴着礼帽，做个小司仪。”孔子又问：“曾皙，你呢？”曾皙正在弹瑟，这时瑟声减弱，铿地一声结束了弹奏，放下瑟站起来，说：“我的志向与他们三位不同。”孔子说：“那有什么关系，也就是各人说说自己的志向嘛。”曾点说：“暮春时节，春天的衣服已经穿在身上了，我同五六位成年人，六七个儿童，一起到沂水里洗洗澡，在祭雨坛上吹吹风，然后一路唱着歌回家。”孔子感叹道：“我赞同点的志向啊！”其他三人先出来了，曾皙最后才走。他问孔子：“他们三人的话怎么样？”孔子说：“也就是说各人的志向而已。”“您

为什么要笑仲由呢？”孔子说：“治国要用礼让，他的话一点不谦虚，所以笑他。”曾皙又问：“难道冉求说的不是治理国家志向吗？”孔子说：“谁说六七十里见方或五六十里见方不是国家呢？”曾皙又问：“公西华所说的不是治理国家吗？”孔子说：“有祭祀的宗庙，有诸侯间的会盟，不是国家是什么？如果他只能做小司仪，那大司仪又由谁来做呢？”

【解读】



在《先进》篇的下半段里，是孔子回答学生们的问题，进行解惑的内容，涉及学习志向、学习态度、知人善用、量材而用、因材施教等方法，其中以孔子倡导并实施的教育目标的多元化和因材施教的启发教育方法最为可贵。

1. 道德学问高于一般学问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所以孔子回答子张时说不固守别人的做法，自己知道该怎么做，这是内心善良却不注意学习的人所能办到的，但这样做仍然达不到道。

2. 不以表面看人。一个人是不是君子，不是看他是否有君子的态度和语言，而是要看有没有君子的德行。有君子的表面行为而没有君子之德，这种人只不过是伪君子罢了。

3. 因材施教。听懂了一个道理就马上去做吗？孔子并没有说可以马上做或者不可以马上做，而是针对学生的具体性格来给予不同的答案：子路勇猛轻率，所以孔子就约束他，让他凡事不能自己蛮干，要先问父亲兄长的意见，让他更加谨慎一些；冉求做事总是缩手缩脚，所以孔子激励他，听到就要行动，让他更加果敢一些。

4. 道义齐天，舍生取义。孔子被围困，侥幸脱险，而颜回是最后一个才脱离险地，回来时简单的一句话“您还活着，我怎么敢死呢？”让孔子非常感动，这不仅仅是学生对教师的尊敬和爱护，更是学生践行忠、信二字的最高体现！

5. 量才为用。孔子认为礼是最基本的人才标准，所以常常说“立于礼”，仲由与冉求都能立于礼，所以能做一般的大臣；如果再懂得了仁道，就可以做上大夫这样的重臣了。子羔憨直忠厚，却没有学成，所以孔子说，子路让他做权臣的下属，不等于是害他吗？

6. 人各有志，志存高远。子路想做一个文治武功的大国宰相，冉求想做治理一方小国的长官，公西赤想做一个外交官，曾皙想超脱功利从事文化教育。孔子觉得各人的志向都非常好，只是认为子路这个人说自己志向的时候不太谦虚，赞赏冉求和公西华表达志向时谦虚得体。在孔子看来，曾皙注重修养，并以天下为任，他的志向已经脱离了世俗功利，是四人之中最高的，因而十分赞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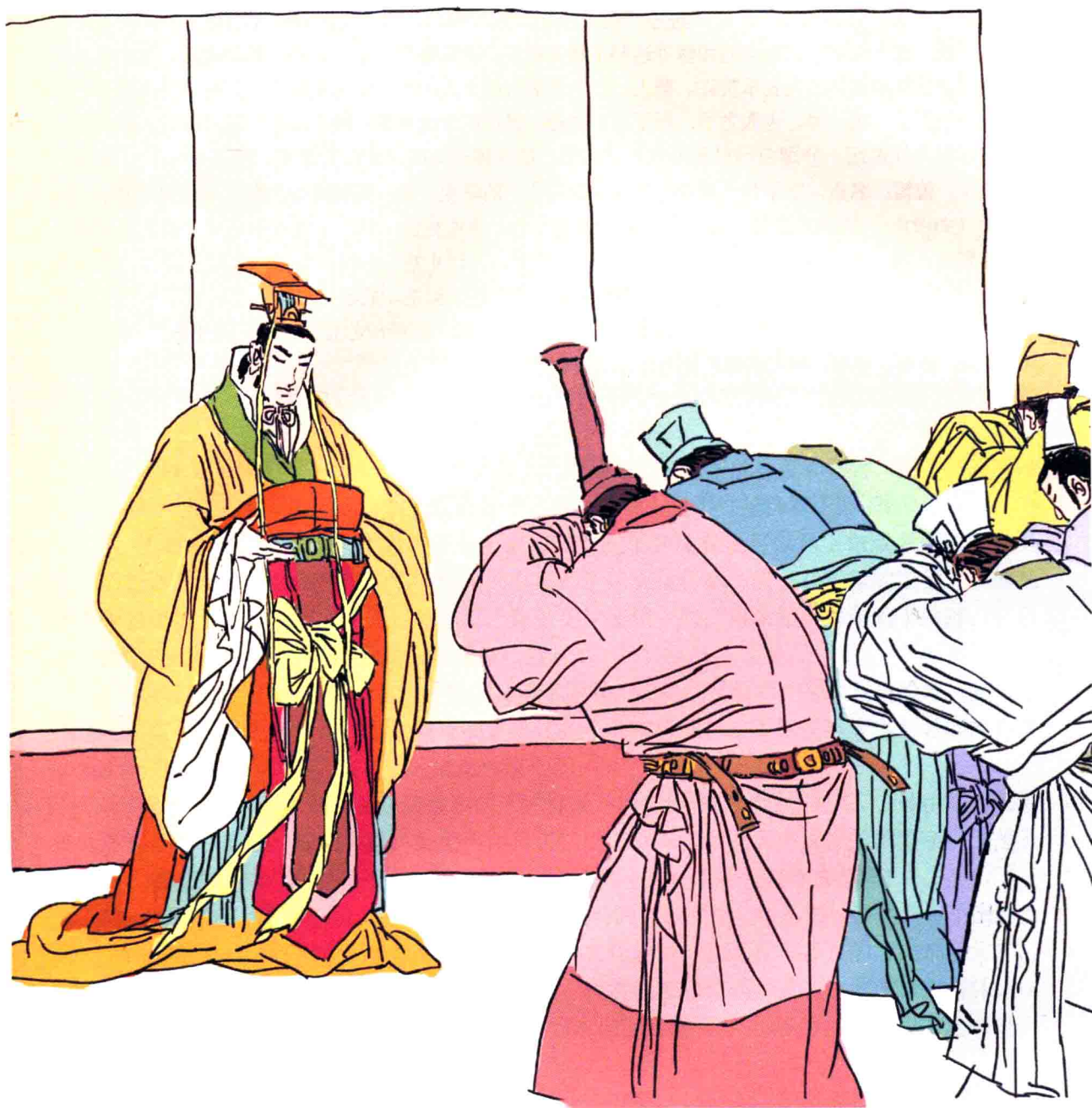
【注释】



善人：高明的人，好的人。善，好。践迹：践，循也；迹，脚印。意思是踩着前人的脚印走，向别人学习。入于室：进入内室，比喻学问和修养达到了精深地步。论笃是与：论，言论。笃，诚恳。与，赞许。意思是对说话笃实诚恳的人表示赞许。兼人：一人能兼做两个人的事，意思是胆大，好勇。畏：拘禁。具臣：普通的臣子。贼：害。夫人之子：指子羔。社稷：指祭祀土地神和谷神的地方，即社稷坛。古代国都及各地都设立社稷坛，分别由国君和地方长官主祭，故社稷成为国家政权的象征。佞（nìng）：花言巧语，狡辩。曾皙：名点，字子皙，曾参的父亲，也是孔子的学生。摄：局促地处在……，意思是迫于、困于。哂（shěn）：讥讽地微笑。如会同：如，或者；会，诸侯相盟；同，一般人的会见。或者诸侯相会见。端章甫：端，即“玄端”，古代礼服的名称。章甫，古代礼帽。小相：祭祀和诸侯会盟时，主持赞礼和司仪的官。希：同“稀”，指弹瑟的速度放慢，节奏逐渐稀疏。冠者：成年人。古代子弟到二十岁时行冠礼，表示已经成年。沂（yí）：河名，发源于山东南部，流经江苏北部入海。风乎舞雩（yú）：风，乘凉；舞雩，地名，祭天求雨的地方，有坛有树木。

第二课





颜渊第十二(上)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仲弓曰：“雍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曰：“其言也讱，斯谓之仁已乎？”子曰：“为之难，言之，得无讱乎？”

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

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吾独亡。”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

子张问明。子曰：“浸润之谮，肤受之愬，不行焉，可谓明也已矣。浸润之谮，肤受之愬，不行焉，可谓远也已矣。”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鞶，犹犬羊之鞶。”

哀公问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合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子张问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诚不以富，以祗以异。”

第三课

